

阿荧·著
Xue Shan Yin

雪扇吟

阿荧·著

挑选男人是不是也要像制扇一般，十二道工序缺一不可、精挑细选？
时间飞转，合扇启扇，爱，是否也会如此简单？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雪扇吟



阿荧·著

Xue Shan Yin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扇吟/阿荧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
2010. 1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562 - 1

I. ①雪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古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2220 号

书 名 雪扇吟

作 者 阿 荧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赵丽娟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赵丽娟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222 千字

印 张 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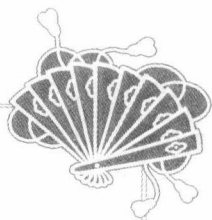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,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562 - 1

定 价 25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

楔子/一

上卷 秋声

第一章 谁家庭院别砧杵/七

第二章 坐任西风卷玉裳/二六

第三章 未见十分凉到骨/四一

第四章 已觉一段恨摧肠/六五

第五章 碎剝寒叶闲敲户/七六

第六章 静取蛙声懒闭窗/九五

第七章 自是诗成酒醒后/一〇七

第八章 添重帘幕添重伤/一二一

目 录



下卷 秋影

第九章 河汉几时渡/一三三

第十章 人间帐挽裳/一四七

第十一章 魅生因对镜/一六四

第十二章 心乱乃回肠/一八八

第十三章 墨意吹离树/二一五

第十四章 云痕写上窗/二二八

第十五章 剖明形影后/二四五

第十六章 风雨亦无伤/二七三

尾声/二八二



太阳刚爬出来一点儿，雾飘荡在天地间，说浓倒算不得浓，并不妨碍人走路做事，只是赖在那里，散也不肯散。雾轻柔柔的，笼得天也柔了，阳光也柔了，树梢上的鸟窝儿、墙脚下的水渍儿全都柔了。

青羽在池里掬起一捧水，浇在磨刀石上。

这磨刀石细腻宛若墨玉，不知道的人还当它是上好砚石呢！只有将指尖摸上去，才能摸出砚石所不具备的细粒，凭着这些细粒，它所磨出的刀锋，雪亮如少女的目光、冷锐如杀手的眼神。

可当时只有七岁的青羽什么也不懂，既不知道对花伤怀，也不晓得临风洒泪，啾啾的磨刀声传来，她只管埋头磨刀。黄茸茸的额发散了下来，脸颊因用力变得微红，太阳在屋檐上困意蒙眬地伸出脑袋，看着这张芙蓉花般的童颜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有个孩子的声音忽然响起。青羽茫然抬起头，找一下，找到了，原来墙头不知何时趴着一个女孩子。雪白脸颊，碧青眉毛，头上戴着精美的珠缨，看起来又娇贵、又漂亮，青羽不觉眼晕一下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先问你的！你在干什么？”那女孩子不耐烦地拍一下手，“快回答我。”

“磨刀。”青羽老实回答。

“瞎说，你那是什么刀？”女孩子生了气，“欺负我不认识吗？又不是菜刀又不是指甲刀又不是飞刀……”

“刻刀。”青羽小声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用来刻东西的，这一套是坊主的。”青羽看着脚下螺钿漆盒中固定着的三十五把刀，由大至小整齐地排列，刃口映着初升的阳光，银闪闪的。

“坊主？”女孩子漂亮的眉毛都皱到一起了。

“嗯。”青羽笑起来，“我们引秋坊的坊主啊。”

“哦。”女孩子抓抓头。她这个动作实在粗鲁，可是奇怪的是，由她做出来却很好看。青羽眼睁睁看她一手撑着墙头、双足一蹬，就跳进墙来，然后轻飘飘落地，奔到她的身边，“我看看刻刀。”

这种身手……难道是传说中的“轻功”吗？青羽一时傻了，看女孩子摸摸这把刀，又摸摸那一把。

“搞不好比飞刀还锋利哦……”

“小心……”青羽紧张地夺了过来，“别割坏了手。”

这倒不是瞎操心，青羽三岁进坊，五岁摸刀，至今不知道割破了多少次手，数也数不过来，这套东西可不是轻易就能玩的。

可是女孩子只是皱了皱鼻子，笑道：“这么危险么？”说完扬手就把手里的刻刀丢进了池子！

青羽听得扑通一声，吓得脸色都变了，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她趴到池边去看，这池子是在院中假山下凿出来的，说深不深，说浅却也不浅。水色映着木色，上下碧绿，轻易看不见底。青羽趴了又趴，看不见刻刀在哪儿，苦着脸想了想，纵身跳进去。她身子单薄，池水刚没过她胸，她便站不稳脚了，但她也顾不得这些，伸手便在池底摸来摸去，而那女孩子只管晃着两只脚坐在池边。女孩脚踝细白，脚上穿一双绣鞋，绣的仙鹤祥云，倒很别致。青羽呛了几口水，又见她的精致鞋子，心里气苦：你自是有钱人家孩子，何苦跳进来给我找事？本该抱怨两句，却无奈性子软弱，从来不知怎么责怪别人，再怎么恼着，无非是眼眶里多了眼泪，嘴里半句厉害话也说不出。

那女孩子晃了会儿脚，看青羽不说话，只是跌跌绊绊在水池里摸着，大觉无聊，开口问道：“一把刀会这么重要？”

青羽哽咽道：“这是……坊主的刀呀！”别的话她也说不出什么，然后又憋气弯腰在水下摸。

那女孩子拍了拍池边，“喂，你出来！你怎么不跟我说话呀？”

青羽钻出来，糊涂着，“说什么？”



女孩子点头，“蠢丫头，你跟我说了，就不用跳到水中了。”

青羽越听越奇，“我不跳进水中，难道你能进来取？”说着，心里想：这样娇贵的女孩儿，纵然肯跳进池里帮她找刀，她也绝不能答应。如果这千金之躯着凉，自己可担不起这责任，何况看样子，这女孩哪像肯跳进水中的样子？

她再没想到，女孩子嘻嘻一笑，反手在腰后掏出那柄刀，“你问我，我就还你了呀！才刚不过踢个石子进去，瞧你，这么经不起逗！”

青羽愣了片刻，涨红了脸，一步步走上岸来。她浑身湿透，接了刀，虽想把它抹干净，无奈于手上袖上都是水，越抹越湿，她的眼泪便在眶里头打转。

女孩子在旁边站着，也觉没趣，嘟嘴道：“不过开个玩笑，你说句话呀！老闷着干吗？”

青羽把手里的东西一放，哭起来。

女孩子吓了一跳，手足无措地拍拍她的肩，“你哭什么……”

然后，她索性一把把她抱在怀里，“别哭了！”

她比青羽矮上一头，硬揽青羽入怀，青羽觉得怪别扭的，扑哧一声又笑了。女孩子叹口气，摇头道：“又哭又笑，小狗撒尿，你们女孩子最难缠。”青羽听这话大是不通，又担心自己身上的水弄湿了她，便把她一推道：“小心我弄湿了你。”女孩子脸一沉，“我已经安慰你了，你还动气？”青羽一片好心贴到马蹄上，觉得此人不可理喻，甩手，“我不跟你说了。”看看那盒子刀具，寻思着赶紧换一身干衣服，回来把活做完。又怕这么湿漉漉地走进来，湿了廊里廊外的地面，心下犯难。女孩子见她不语，只当她认真生气，咬咬牙，拖着她手道：“喂，我娶你做娘子，你不许再气了！”

青羽吓了一跳，“什么？”女孩子点头叹道：“冤孽呀！我这是什么身份，居然就答应娶你！”青羽只是好笑，掩嘴道：“是、是，原本我这样的人不配高攀。只是你也是女的，怎么能娶娘子？”

女孩子横她一眼，“家里怕我养不大，所以给我这个打扮，你笑什么？难道我龙婴这样打扮后看不出男儿身？”青羽半个字都不信，只管笑。那龙婴忽然勾下她的头，狠狠把嘴唇印上去，“亲了你就信了！”

青羽毫无防备，被她大力一勾，只感觉一阵疼痛，原来是牙齿撞到一起。龙婴也被撞得够呛，揉着嘴道：“乖乖，你牙这么硬！”

正闹着，外头一声哨响。龙婴面色一变，从胸前璎络拆下一绺东西，抛给青羽道：“我断不食言，你留下这个，后会有期。”转眼又翻墙出去。

青羽看手里多了根七彩络子，上面挂着一条小金鱼，沉甸甸也不知是真是假，迟疑着刚要问时，面前早连人影儿也没了。

那一年，她七岁。

雪扇吟

上卷
秋声





第一章 谁家庭院别砧杵

十年流水似的过去了，十年前的太阳跟十年后相比，也没什么不同。青羽跪在池边，一边依旧磨刀，一边这么想。

坊主的刀具，刃口磨短了些，刀柄上缠的丝线旧了又换、换了又旧，已换过六年，那红酸枝木的刀柄摩挲久了，反而显得沉重起来。青羽磨着磨着，就痴痴想：怎么日子就这么磨过去了？

一双千层底的青面白底绣鞋走到廊上，几乎没有声响。鞋子的主人唤道：“青羽！坊主找你。”

青羽回头，见是乌大娘叫她，笑了笑，跑过去道：“坊主找我什么事？我这盒刀还没磨完呢。”

乌大娘看她卷了高高的蓝布袖口，露出一双手腕来，想是那手腕一个镯子也不戴，所以还是跟削葱根似的细嫩，只可惜为了学制扇手艺而留下了几道疤。疤虽然浅小，但在她手上，仍然如白璧点蝇那么刺眼，不禁叹了口气，一句话溜出来，“你这孩子，生在这里可惜了。”

青羽不知道乌大娘怎的没头没脑说出这样的话，红着脸，笑道：“大娘取笑呢！这盒刀保养完了，我原该送过去的，坊主怎么此刻就要？那我可来不及。”

乌大娘笑起来，“紫檀全钢一套套都放在那儿，虽然坊主爱使这酸枝的，但谁会为了它一大早催你？你先过去吧，这里我替你做着就完了。”

青羽应着，又道：“大娘你忙呢，我去叫别人替我好了，怎敢劳大娘……”

乌大娘笑着推她道：“走吧走吧！我还不省事？要你啰唆。”

青羽一边急急地奔向内院，一边把袖口放下来，奔得急了，黄金的小鱼儿在衣裳里面轻轻跳动，擦着肌肤，青羽想起幼时梦般的遭遇，脸就又一红。

那个奇奇怪怪的女孩子……现在也不知在哪儿呢，也该成了个闺秀了吧？若能见面，把这贵重东西还她，再臊她一臊，看她羞不羞。

内院的归鸿堂便是坊主住所，前前后后一片竹林，映得整个院子清幽起来。前廊是用竹子制成的，廊口放着一只玉石水鼎，旁边搭着一沓毛巾。青羽净了手，拭净了，又褪下鞋子换上干净木屐才进去。她不掀帘子，对架上白羽鹦哥道：“青羽来了。”鹦哥儿冲里头叫，“青羽来了！”不一会儿，里头传出轻轻铃响，青羽这才进门。

暗金兽口中销着两片瑞脑，冰片茉莉在里头，极淡而清。有个白袍女人侧对门口坐着，她便是闻名遐迩的引秋坊嘉坊主了。她长长的头发随意披着，左足在袍底露出一点儿来，趾甲涂得嫣红，上面描着碧叶白蕊的小兰花，青羽看了都觉得心跳口干，可那个坐在坊主对面的男人竟然目不斜视。

青羽认得，他便是谢扶苏。谢扶苏是住在城西的郎中先生，几年前到的栖城，传说他是海边来的海客，但他也不解释，只是行他的医。他到引秋坊来过几次，别人笑猜他一定心仪嘉坊主，不然为何格外细心地为坊主把脉，还屡次同她秉烛长谈……不知是不是这个谣言的关系，抑或是这个男人的相貌太过清俊，青羽每见着他，大气都不敢出，必定要躲到一边。这次，她只轻轻瞟了一眼，依然把睫毛匆匆地垂下。

他和坊主中间隔着一只桦木螺钿黑漆蝠纹案，案上放着把扇子。

青羽一眼认出来，是她前几天刚做出来，呈给坊主品评的那把。青羽当初呈给坊主时，就像学童把功课呈给私塾先生时一样紧张，坊主只把目光一扫，说了句“搁着吧”，手指尖连碰都没碰一下，如今又怎么拿在谢先生面前？青羽把头低低地埋下去，虽然猜不出有什么事，脸却先红了。

坊主拈起那把扇子，“十二骨的毛竹绢面扇，简单是简单一点儿，没少一道工艺倒是难得。”

若要以宣纸来做扇面，即使不洒银烫金，基本工序也有开料、刮光、切形、上矾等，至少也有十几道。扇面全靠制扇师精心料理，稍有差池，全扇尽毁。青羽手艺没到这种程度，只取了坊里现成处理好的素绢作面料。这骨子，也挑了行中最常用的竹骨，就跟厨师炒青菜似的基本料。说基本，做起来也有吊白、染色、抛光、



上钉、抛面等等二十多道工序。青羽仗着坊中方便，选竹下料不必自己操心，便从劈竹一直做到抛面。十多道工序学了十余年，到不久前才算勉强出师，虽然没敢刻花，但中规中矩的十二骨，也已经颇费心思。但听坊主的口气，不照行规把毛竹骨子美称为“玉竹骨”，反而直称“毛竹”，有那么点儿不屑的意思，青羽就有点慌，把头埋下去。

坊主漫不经心地将扇子在案上敲一敲，倒转扇柄，像递一柄剑似的，把它递还给青羽，也没说什么。青羽拿稳了，她才淡淡说了一句：“只是错了，扇子不是这么做的。”

青羽忽然有点儿想哭。

她打小儿被坊主捡回坊里，吃穿用度没有一丝儿亏苦，重话儿也没受过一句，算是情深恩厚了吧？可坊主虽肯把最爱的工具交她打磨，却不肯亲手传她制扇手艺，这就让人觉得奇怪。青羽天性怕羞，没敢说什么，只是自己咬了牙，自己跟着坊里坊外的师傅们学习一道道工序，好容易做了这么一把，虽不是什么精致东西，但也是自己从头到尾一分一秒做出来的，格外珍惜，但坊主就这么轻易地一口抹杀，怎不让人心寒？

坊主看她一眼，“你恨我吗？”

青羽低下头去，“没有……我怎么能恨您？”

这说的是实话。坊主原是外乡人，刚来这里时，只是妙龄姑娘，竟然赤手空拳打下一片基业，年年月月的，摊子越做越大，她脸上也没什么喜怒，举手投足老是露出一丝妖娆，似乎有些“不正经”。可要细看了，她的眼角眉梢仍是淡的，将人生生拒出千里之外；她长年穿着白布袍子，怎叫人不敬重？她说出什么话来，多半是没有错的，青羽只怪自己人拙手笨罢了。

“你知道扇子是什么东西呢？”坊主看着她，忽然问。

“咦？”青羽抬起眼睛。

“是扇风吹凉的吗？那老农拿个草帽扇，一样有风；是用来做摆设的吗？像什么玉佩珍珠一样，摆着多么好看？”坊主摇头，“不不，如果它是可以代替的，那也就没什么了不起了。可是我，居然把后半辈子都耗在这里了。而你是要嫁人的吧？你这样的人啊……小傻子，注定要爱上某个男人……你怎么能懂得扇子？”

青羽耳根都要烧起来，什么爱不爱的，对她来说太辛辣了。她羞得几乎要转身逃走，但又不该，坊主对她来说，几乎是神仙一样的存在，让她那么敬畏。坊主做的一切，几乎都是对的、美的，虽然有些话吓人一点儿，她却不敢粗鲁地转身

逃开。

“你听得懂我的话吗？”坊主唇角弯起来一点儿，那么潋潋的唇角，却是无情。

“懂得一点儿……青羽太笨了，不懂得怎么制扇，学不了坊主的手艺，青羽惭愧！”青羽羞愧地回答。

“唔，谢先生也是这么跟我打赌的，他说你不能做扇子，我说你好歹在坊里待过这么多年——再笨，看也看会了。结果你这把东西实在令我失望，完全没摸着扇子的门道呢！于是我输了，就把你送给了他，你跟他走吧。”

青羽猛然抬起头，直视坊主的脸。

为什么可以这么轻闲地，忽然地说出这样一句话呢？就像把小猫小狗送人……不，就算是小猫小狗，养了十几年，总有些感情吧？怎么可以这样就送掉？青羽咬着牙。那这么多年，她对坊主的崇拜、敬畏、体贴、顺从，都算是什么？随时可以弃之不顾的垃圾吗？

“这样看我做什么？”嘉坊主当真笑起来，“来，见过谢先生，你不认识他了吗？”

青羽不肯抬头。她能感觉到谢扶苏的目光落在她身上，但她想象不出自己怎样才能抬头与他对视。她，怎么能离开坊主，到另外一个人身边？

“好在你那把扇子最多使用一年。”像是看穿她心思似的，坊主解释，语气还是那么若无其事，“我只把你输给他一把扇子的时间，扇子坏了你就可以回来，去吧。”

一年？青羽虽自认手艺不精，但怎会只用一年便散架？然而坊主神情闲淡，就像说“酉时了，天要黑了”那般笃定，青羽只能把疑问往肚里咽。是，对坊主来说，她是最不中用的丫头，无关痛痒，随时可以输掉走人，大约一年两年都没有关系吧！青羽心里空出血淋淋的一个大口子，大到凉风都可以从里面吹过去。

“去收拾收拾吧，还需要什么，跟我说。”坊主道，依然是那么宽宏大量的语气，完全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过分的事，也不觉得青羽会抗议。

青羽她……确实是不会抗议。

已经服从了这么多年，再服从一次，算什么呢？毕竟坊主是比她聪明美丽这么多的女人，坊主决定的事……不会有错吧。

青羽深深拜下去，“您保重，多注意身体。”

坊主挥挥手，“去吧。”

还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青羽本来就是这样可有可无的人吧？她在，可以帮着做

雪扇吟



点事；她不在，人家也是照样过，没有什么不舒服。青羽想着，眼泪又要涌上来，嗫嚅着说了句什么，连她自己都没听清，逃也似的下去收拾包裹。

谢扶苏一直目送她消失在门外，嘉坊主笑了笑，“你放心，我不是白让你拣便宜的，最多十二个月，她一定会回到我身边。”

谢扶苏只回答了一句：“天下没有一定的事。”

到底住了十几年，平常觉得屋子里没什么东西，真要收拾起来，也挺多的。十岁时坊主送的玉石簪子、十二岁时坊主亲手给她挑的衣裙，还有这几天绣到一半的鞋面子……算了算了，哪里带得了许多？都抛下吧！反正也不是永远不回来，一两年而已，不是也快得很吗？包了几身衣服、一把梳子、两块毛巾、半盒面油、几个银钱，够了够了，已经一大包了，哪儿都去得了。她出门，正待向坊主最后辞行，迎面一个杏眼桃腮的姑娘过来就扯住她，“青羽！”

青羽抬头，认出是依依。她是几年前进坊的，年岁与她差不多大。她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孩，专门帮坊主糊扇面子，平常性子虽然急一点儿，人是极好的，跟青羽交情也不错，此刻就要别离，正该说几句道别的话才是，但青羽未曾开口，声音都哽在喉咙里，说不出话。依依早将她双手捉住了道：“坊主叫我来跟你说，不用跟她辞行了，谢先生在腰门外等着，你直接过去就是。对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地就把你给了出去？怎么给谢先生？昨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”

青羽见她真情流露，心中思忖：到底有人舍不得我，倒觉宽慰，伸手把依依抱住，好一会儿，止住哽咽，轻声道：“你回去吧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只有一年，一年后我就回来了。”

依依顿足，“女孩子家怎好随便给人一年的？你跟坊主说呀！你说不去呀！”

青羽摇头，“坊主定下来的，总有她的道理。谢先生也不是什么坏人，我去便是。他又是郎中，我学几手，回来你们有个头疼脑热的，我说不定还能医呢！”

依依恨道：“这时候你还能开玩笑！”往四周看看，悄悄在她手里塞了个东西，“要有什么困难，找这一家，一定会帮你的。”青羽张开手，见到只双鱼核桃扇坠，已经把玩出包浆来了，色泽极好，从那鱼形之腴美、鱼尾之圆秀、鱼鳞之细润，也可见雕者功力。栖霞以扇业驰名，跟扇搭边的产业一路红火，扇套、扇坠、纸业、绢布业，都能发展出几户驰名商家来。青羽看这坠子，脚下刻个云状标记，果然是略有名头的一个作坊，名叫“云水坊”，总也传过两三代了，这几年来却有些没落样子。青羽不明白依依叫她找云水坊做什么，依依也不解释，急匆匆道：“记住我

的话了？我给你的东西，别叫任何人看见。”然后用力握了握她的手，再往两边看看，很怕被人发现的样子，抬脚就走了。

青羽看她背影，倒发一会子呆，心想：我并没什么好处可捞，但她对我却这般有情有义；而坊主又对我恩深似海，我又怎舍得离开。只恨我没有半点儿用处回报给坊里，也难怪坊主舍得让我走。我这会儿去，好歹争一点儿气，虽说做扇子没天分，若真学一点儿医理回来，不提姐妹大娘有个咳嗽疼痛的好照顾，听闻坊主是常年心火热、底子虚的身子，时常发病受苦，我若能在她病上多尽点儿心，也算有点儿用处了。

这么想着，心下定了很多，忽然拍拍自己脑袋，暗想：还不快去腰门，叫别人等久了可怎么是好！忙一路奔去。

青青竹子满院摇曳，坊前订扇、求见的客人，坊后送纸、送扇骨材料的师傅们，都已如往常般陆续登门。引秋坊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，而青羽就这样奔向新的地方。

跑到腰门时，青羽才醒悟：自己原该慢点儿走才是。像这样，跑得气喘吁吁去见人，可不羞死？待退回去调一调气息，耳畔已听有人唤道：“青羽姑娘。”

谢扶苏个子极高，青羽又是埋着头，觉得这声音是从自己头顶上传来的。她忙抬头，肩上的小包裹就滑了下去，自己去捡，手上的大包裹又摔在了地上，她手忙脚乱蹲下去，却越急越出错，一扯把包裹角扯松了，梳子、镜子和女孩子抽屉里的小私物都掉出来了。她心里叫声苦，几乎想用两只手捂住脸，寻个地缝跳进去，哪怕是赴黄泉，都不要再见人。

青布袍子轻轻撩起，这个男人蹲下来，手伸在她面前，那双手修长、瘦削、干净，安安静静地帮她捡东西，“我帮你打结。”声音很是温和。

青羽一直低着头，只敢看谢扶苏的脚尖儿，看着看着，忽然扑哧一声笑了。

谢扶苏一愣，“怎么？”

“这里……”青羽忍着笑、红着脸，向前一指，“先生的鞋子破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谢扶苏一愣，也没有把脚往袍子里躲，倒扬声笑了，“是呀，怎么又破了！”

他笑得爽朗，青羽胆子也大了，于是抬头，正撞见谢扶苏的目光。

暖得像是和煦的阳光，又带出某种专注，仿佛像要从她身上找到某个熟人的眼神，几乎像是——她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有某种联系。

青羽怔怔蹲在那儿，胸腔里，一颗心又狂跳起来。黄金小鱼在衣服里一起一